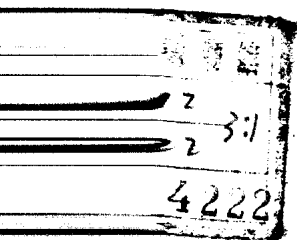


孫犁文集

三

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犁文集 三

孙 犁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6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 1/2 插页 6 字数 298,000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100

书号: 10151·578

定价: 1.18元



1941

目 录

第四卷 散文

识字班.....	3
投宿.....	9
她从天津来.....	11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14
平原景色	14
抗日村长	17
洞	19
村外	21
守翻口	22
人民的生活情绪.....	26
回来的路上	28
白洋淀边一次小斗争.....	31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35
塔记	
——蠡县抗战烈士塔碑记.....	38
纪念党的生日	42
王凤岗坑杀抗属.....	44

相片·····	46
天灯·····	48
张秋阁·····	50
张金花纺织组·····	54
曹蜜田和李素忍·····	56
“帅府”巡礼·····	59
小陈村访刘法文·····	62
渔民的生活·····	64
织席记·····	66
采蒲台的苇·····	69
安新看卖席记·····	71
一别十年同口镇·····	75
访问抗属·····	78
光复唐官屯之战·····	81
随感·····	84
王香菊·····	87
香菊的母亲·····	90
诉苦翻心·····	94
新生的天津·····	99
人民的狂欢·····	101
学习·····	103
节约·····	105
小刘庄·····	107
团结·····	109

宿舍·····	111
挂甲寺渡口·····	113
慰问·····	115
保育·····	117
厂景·····	119
保卫·····	121
站在祖国的光荣岗位上	
——向天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致敬·····	123

杨国元·····	125
访旧·····	130
婚俗·····	134
家庭·····	138
齐满花·····	142
妇女的路·····	147
刘桂兰·····	150
青春的热力·····	153
一天日记·····	156
津沽路上有感·····	160
积肥和择菜·····	165

黄鹂

——病期琐事·····	168
-------------	-----

石子

——病期琐事·····	172
-------------	-----

某村旧事·····	176
-----------	-----

烈士陵园·····	183
保定旧事·····	187
在阜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194
服装的故事·····	199
童年漫忆·····	203
听说书·····	203
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	205
装书小记	
——关于《子夜》的回忆·····	209
平原的觉醒·····	213
文字生涯·····	218
吃粥有感·····	224
删去的文字·····	227
书的梦·····	232
画的梦·····	238
戏的梦·····	242
乡里旧闻·····	252
度春荒·····	252
村长·····	254
凤池叔·····	256
干巴·····	258
木匠的女儿·····	261
老刁·····	265
菜虎·····	267
光棍·····	270

同口旧事

——《琴和箫》代序.....273

回忆沙可夫同志.....282

清明随笔

——忆邵子南同志.....288

远的怀念.....294

伙伴的回忆.....298

忆侯金镜.....298

忆郭小川.....301

回忆何其芳同志.....306

悼画家马达.....310

谈赵树理.....316

夜思.....322

悼念李季同志.....327

大星陨落

——悼念茅盾同志.....332

第五卷 诗歌

冀中抗战学院校歌.....337

儿童团长.....338

梨花湾的故事.....346

白洋淀之曲.....358

春耕曲.....375

大小麦粒.....379

山海关红绫歌.....	389
小站国旗歌.....	397
海鸥.....	404
燕雀篇.....	408
猴戏	
——童年纪事.....	412
蝗虫篇	
——童年纪事.....	419

第四卷

散文

识 字 班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象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梨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山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妇救会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大鞋做得硬梆梆，
当兵的穿了去打仗呵，
赶走日本回东洋呵。

而唱到下面一节的时候，就更得意洋洋了。如果是在放着羊，总是把鞭子高高举起：

儿童团员吃了我的梨膏糖呵，
拿起红缨枪去站岗，
捉住汉奸往村里送呵，
他要逃跑就给他一枪呵。

接着是“得得呛”，又接着是向身边的一只山羊一鞭打去，那头倒霉的羊便咩的一声跑开了。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什么也谈，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以至未来的事。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自卫队的班长，妇救会的班长，儿童团的班长，都忙起来了。

怎么都是班长呢？有的读者要问啦！那因为这是个小村庄，是一个“编村”，所以都叫班。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订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当机关的“先生”同志走到屋里，人们就都坐在那里了。小孩子闹得很厉害，总是咧着嘴笑。有一回一个小孩子小声说：

“三槐，你奶奶那么老了，还来干什么呢？”

这叫那老太太听见了，便大声喊起来，第一句是：“你们小王八羔子！”第二句是：“人老心不老！”

还是“先生”调停了事。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差一点没散了台，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果然“先生”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

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